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飛跔全傳
第六回 鮑發戶勒馬造橋 秧窩子耕田指路

詩曰：楊花入水化為萍，蚯蚓逢時便作鳴。腐草為螢蛇跌鱉，奇奇怪怪世間情。

且說跔子來到沒奈何邊，思想一會，無處作法。忽然大路旁來了幾匹雙頭馬，馬下掛滿了掩耳盜鈴。那馬上的人說道：「快快造出一座橋來，讓我們過去。」說罷便向跔子道：「台翁想必也是要過此沒奈何的，還沒請教尊姓大名？」跔子道：「正是要過此河。在下姓石，名信，字不透。」那人聽了連忙下馬，滿面春風道：「失敬，失敬。在下叫鮑發戶。」跔子道：「有一位鮑新鮮，可是一家麼？」鮑發戶道：「那是族兄。」跔子道：「尊府住在那裡？要往何方貴幹？」鮑發戶道：「舍下住在不老城，只因墳塋裡頭樹要大不得大，家裡堂客腳要小不得小，故此前去買鬆樹，找小腳。」跔子道：「尊府還有何人？」鮑發戶道：「還有小姪鮑當家，小兒鮑不熱、鮑為人。」

二人正在說閒話，有鮑發戶的家人皮臉精高叫道：「倪家莊上有人！我們鮑老爺要造橋了。」只見倪家莊上倪三走出，原來倪三插號叫個壁虎子，平日最會應酬鮑發戶，再者倪伏皮家管，當下聽了皮臉精之言，連慌取了篾片，搭起一座軟橋。鮑發戶同皮臉精逢橋須下馬，過了軟橋。跔子就跟著跳過來。

跔子別了鮑發戶起路而走，正走之間，只見東一塊西一塊，遠遠有一農夫，頭戴一頂舊氈帽，身穿一件短羅裡羅蓑，牽著一匹齊黃州的牛，在那塊耕田，牽著不走打著倒退。又聽他口中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不冷不熱五穀不結，常言耕田不離田頭，不要東一犁西一耙，不然犁也下水了，耙也下水了。須要下些好種，那時收割方有七籬八笆鬥。若遇見軟敲硬地，用不得力氣，還要丟了耙兒弄掃帚。晴天無力，切不可陰天馱稻草，越馱越重。」跔子慌上前施禮，那農夫放下臉來，一言不發。跔子道：「在下往逼上紅城，不知從何路而去。望農哥指明。」那農夫道：「你原來是問路的，我只認你來借黃豆種的。我且問你，你往逼上紅城做甚事？」跔子道：「在下姓石，名信，字不透，往逼上紅城投師，想大大的發個廣東財。還未請教農哥尊姓大名？」那農夫道：「我姓土名叫老兒，插號秧窩子。既跔兄到此，請到我家坐坐，舍下就住在前頭呆村。弄一碗王媽媽賣的迷魂湯你吃吃。」

於是，二人一路來，一路去，不無談些寡話。打空拳費力，說寡話勞神，張家長李家短，處處彌陀佛，家家觀世音，不男不女，不肥不胖。談心不見路途遙，巴家路兒走得快，竟到了秧窩子倒撐門首。二人闖進內，分賓坐了。一會，但見他家一個小使推磨，那曉得他磨磨的本事沒有，偷麩的本事倒不壞。秧窩子做了些夾糖餅子，好管待跔子。原來油不成油，面不成面，包的好長。漢兒有個白日跑老鼠，糠籬裡跳到米籬裡來，又是辰年吃到卯年糧。秧窩子道：「離此不遠有座愁山，山上許多沒毛大蟲，吃人不吐骨頭。」跔子道：「多謝指教。但是打虎是我的本行，不怕老虎三隻眼，只恐老虎兩條心。我慣在老虎頭上拍蒼蠅，頭髮絲兒扣老虎。縱然虎頭也有蛇尾，不怕他虎啃虎。」說罷，別了秧窩子，來到愁山。

這才是開門見山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那山長在天心雲眼裡，忽見一個人趕烏龜上山。跔子問道：「此處可就是愁山？」那人道：「正是。足下要好好的走，不可兒戲。」正是：

要知下山路，且問過來人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一言難盡。